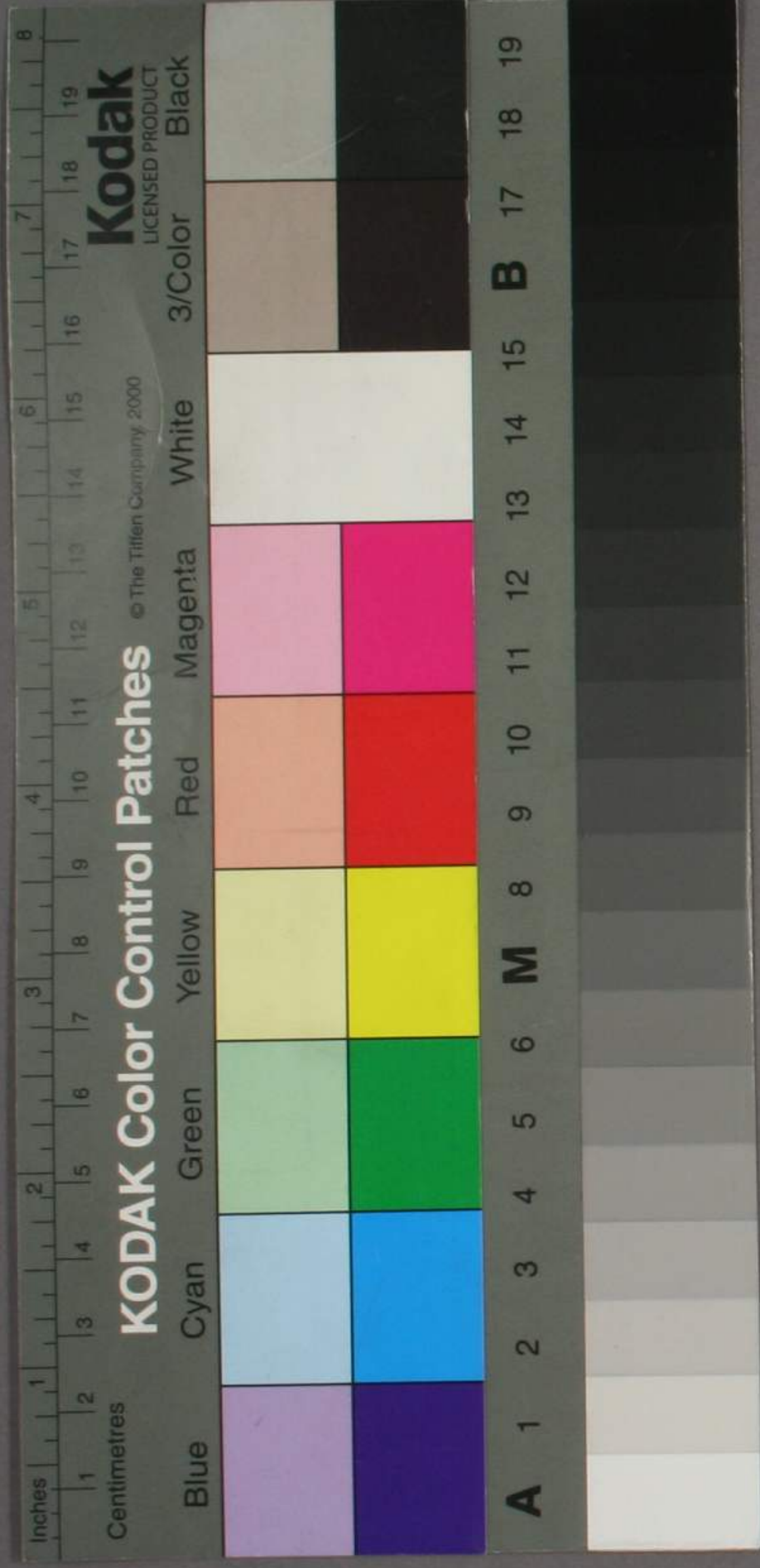




門武9
186
卷6

中興書局

辨證錄卷之六

松井家藏

清 山陰 陳士鐸敬之甫著
大日本 長崎 淺井俊元民甫校

火熱症門

一陽明火起發狂腹滿不得臥面赤而熱妄見妄言人皆謂內熱之極也然而陽明屬土而不屬火何以火出於土謂是外邪之助乎既非暑氣之侵又非寒氣之變乃一旦火起以致發狂人多不解不知土中之火乃心中之火也心火起而陽明之火翕然而發陽明胃經乃多氣多血之府火不發則已一發而反不能制往往捲土而來火焰升騰其光燭天而旁且沿燒於四境有不盡不已之勢非惟焚盡於胃而且上燒於心心君不寧且有下堂而走者神既外越自然妄有所見既有妄見安能止其

問氏
杏庵

妄言此譏語之所以生也然則陽明之火乃內因而成非外邪所致也治法宜與傷寒之狂傷暑之狂俱不可同日而論矣然而陽明之火其由來雖有內外之殊而治陽明之火其方法實無彼此之異必須急滅其火以救燎原之勢而不可因循觀望長其火焰之騰以致延燒各臟腑也方用人參竹葉石膏湯治之人參五錢石膏一兩麥冬一兩竹葉三百片知母三錢甘草一錢糯米一撮水煎服一劑狂定再劑腹滿不能臥之病除而妄見妄言之症亦去矣不必三劑此方退胃火之神劑也凡有胃熱之病用之皆宜然止可救一時之急而不可瀉長久之火論理內熱之火既起於心宜瀉心而反瀉胃者恐胃火太盛必致變生不測也蓋心火不止不過增胃火之炎而胃火不止實有犯心火之禍所以治心火者必先瀉胃也胃既瀉矣而後減

去石膏知母加入黃連一錢玄參一兩再服二劑不特胃火全消而心火亦息也

此症用苦龍

湯亦神

地龍二十條搗爛苦參五錢水煎服之一劑即止狂不必再服

一熱病有完穀不化奔迫直瀉者人以為大腸之火也誰知是胃火太盛乎夫胃火上騰而不下降胡為直下於大腸而作瀉耶蓋胃為腎之關腎虛則胃之關門不守胃乃挾水穀之氣而下行矣第腎虛為寒而胃何以反能熱耶不知腎虛者水虛也水虛則火無所制而命門龍雷之火亦無可藏之地直冲於胃見胃火之盛亦共相附會不上騰而下泄矣胃火既盛又得龍雷之火則火勢更猛以龍雷之性甚急傳於大腸不及傳導故奔走而直瀉也治法似宜先治腎矣然而胃火不瀉則腎火斷不

肯回但遽瀉胃火則胃土因火而崩胃水隨土而洩又不能底止必須先健其土而分利其水則水清而土可健火可安而龍雷之火亦易於收藏也方用緩流湯茯苓一兩芡實山藥各三兩車前子五錢慧仁一兩甘草一錢人參一兩五味子一錢此方無一味非健土之藥又無一味非利水之品然利水之中不走其氣下氣不走而上火自升矣況健土之品無非補腎之味腎胃補而真陰生龍雷之火自仍歸於腎臟腎火既安則胃火失黨而胃土又健則水穀之氣更易分消自然則安而瀉止也

此症用滑苓湯亦甚效
滑石茯苓各一兩同研爲末井水調服卽止

一人有口乾舌燥面目紅赤易喜易笑者人以爲心火熱極也誰知是心包膻中之火熾甚乎夫心包之火相火也相火者虛火也膻中爲臣使之官喜樂出焉是膻中乃心之輔佐代心而行

其賞罰者也喜怒者賞罰之所出也心內神明則賞罰正心內拂亂則賞罰移譬如下人專擅借上之賞罰以行其一己之喜怒久則忘其爲下以一己之喜怒爲在下之賞罰矣治法宜瀉心包之火然而瀉心包必至有損於心心虛而心包之氣更虛必至心包之火更盛不如專補其心心氣足而心包之火自安其位何至上炎於口舌面目而成喜笑不節之病乎方用歸脾湯人參三錢茯苓三錢炒棗仁五錢遠志一錢麥冬三錢山藥三錢當歸三錢廣木香末三分黃芪二錢甘草三分水煎調服一劑面目之紅赤減二劑口舌之乾燥除三劑易喜易笑之症亦平矣此方補心氣之虛仍是補心包之火何以火得之而反息也不知心火宜瀉以爲補而心包之火宜補以爲瀉心包之火旺由於心君之氣衰補其心而心包不敢奪心之權何敢喜

笑自若，僭我君王哉。

此症用參朮二

仁湯亦效

人參茯苓神炒棗仁各三錢，白朮五錢，遠志半，夏各一錢，砂仁二粒，水煎服。

一鼻中出黑血不止，名曰衄衄，乃心熱之極，火刑肺金也。夫肺金爲心火所尅，宜出紅血，不宜出黑血矣。得母疑爲腎火之刑，母乎？夫腎爲肺金之子，安有子殺其母者？然而黑血實腎之色也。心火太盛，移其熱於肺，而肺受火刑，必求救於腎，腎惡心火之尅，母乃出其全力以制心，而心已移熱於肺矣。腎卽隨火而奔入於肺，怒心火之肆惡，併力以相戰，肺無可藏之地，腎卽逐血而出於鼻，紅血而變爲黑色，真有不共戴天之仇。焦頭爛額，白日俱昏者矣。治法單瀉心中之火，不必瀉腎中之水，蓋火息而金安，金安而腎水何至與心相關哉？方用救衄丹，黃連二錢，丹

皮三錢，茯神二錢，麥冬五錢，玄參一兩，生棗仁三錢，生地三錢，柏子仁一錢，水煎服。連用二劑，黑血卽止。四劑不再衄，此方制心火之有餘，不損心氣之不足。腎見君火之衰，肺金之旺，則報仇之恨已泄，復國之謀已成，自然返兵旋旅，何至窮寇之再追哉？或謂心君已爲腎子所讎，則心氣必傷，自宜急瀉腎氣，毋使追奔爲是，何反瀉心以助其虐耶？不知腎水原非有餘，不過因肺母之難，故奮不顧身，因心火之起釁，而轉伐腎子，非理也。況方中雖瀉心火，而正未嘗少損心氣，名爲瀉心，而實補心也。不過少解其炎氛，以泄腎子之憤，而火卽解矣。且腎有補而無瀉，何若瀉心火之爲得哉？

此症用生地冬苓湯
麥冬生地各二兩，黃芩三錢，水煎服。

一人有熱極發斑，身中如紅雲一片者，人以爲內熱之極，而外發

於皮膚矣。孰知此熱鬱於內，而不能外發之故乎？此等之病，寒熱之藥，兩不宜施。夫火熱宜用涼藥，內火未有不從外泄者，但火得寒則又閉，微火可以寒解，而盛火不可以寒折，往往得寒涼之味，反遏其外出之機，閉塞而不得泄，有成爲發狂，而不能治者。若用熱藥投之，則火以濟火，其勢必加酷烈，欲不變爲亡陽，而不可得矣。治法必須和解爲得。第火盛者，水必衰，徒解其火，而不益之以水，未必火之遽散也。宜用補水之中，而行其散火之法，則火無乾燥之虞，而有發越之易也。方用風水散斑湯，玄參二兩，當歸二兩，荊芥三錢，升麻一錢，生地一兩，水煎服。一劑斑少消，二劑斑又消，三劑斑全消。此方玄參補陰，以解其浮遊之火，當歸生地以補其心胃之血，多用荊芥升麻風藥，以解散鬱熱，則火得水而相制，亦火得風而易揚，全無瀉火之品，而

已獲瀉火之效，實有深義耳。

此症用化雲湯亦神
黃連三錢，當歸一兩，玄參二兩，升麻二錢，水煎服。

一熱極發斑，目睛突出，兩手冰冷，此心火內熱，所謂亢則害也，而不知又有肝火以助之耳。夫熱病宜現熱象，何反見寒冷之證乎？蓋火極似水耳。熱極於心，則四肢之血，齊來救心，轉無血以養手足，故手足反寒，如冰之冷者，外寒之極，實由於內熱之極也。至於目睛突出者，肝開竅於目，而目之大眚，又心之竅也。心火既盛，又得木中之火相助，則火更添焰而炎上，所以直奔其竅而出，但目中之竅細小，不足以暢泄其火，怒氣觸睛，故突而出也。治法宜瀉心火，而更平肝木，木氣既舒，心火自散。方用風水散斑湯加減，而症自愈也。玄參一兩，當歸一兩，黃連三錢，荊芥三錢，升麻三錢，白芍一兩，生地五錢，水煎服。此方加白芍黃

連以黃連瀉心火而白芍平肝火也又得荊芥升麻引羣藥共入於腠理之間則上下四旁之餘熱盡消且不至遏抑其火有經絡未達之虞此方補多於攻散火而不耗損真氣庶幾有既濟之美也

此症用玄丹升麻湯亦神效

玄參半斤丹皮三兩升麻三錢水煎一碗一劑飲愈

一熱極不能睡熟日夜兩眼不閉人以爲心腎不交火盛之故誰知是水火兩衰之故乎夫心火最畏腎水之尅而又最愛腎水之生蓋火非水不養也腎水又最愛心火之生而又最惡心火之燒蓋水非火不乾也是心腎相愛則相交心腎相惡則相背求閉目而神遊於華胥之國自不可得矣治法補其心中之液以下降於腎補其腎中之精以上滋於心并調其肝氣以相引於心腎之間俾相惡者仍至相愛則相背者自相交矣方用引

○

交湯熟地麥冬各一兩炒棗仁山茱萸沙參各五錢茯神三錢玄參五錢白芍二兩炒梔子三錢菖蒲破故紙各五分水煎服連服二劑即目閉而酣睡矣此方心腎雙補而平其肝氣以清木中之火蓋肝火瀉則心火自平腎水亦旺勢必心氣通於肝而腎氣亦通於肝也心腎既通於肝而又有菖蒲以引心破故紙以引腎介紹同心自能歡好如初重結寤寐之交矣

此症用水火兩滋湯亦效
熟地三兩肉桂二錢兔絲子一兩水煎服

一入肝火內鬱結而不伸悶煩躁急吐痰黃塊者人以爲火鬱宜達也然達之而火愈熾此乃未嘗兼肝腎而同治也夫肝木有水火鬱而不宣者雖是外邪蒙之亦因內無水以潤之也木無水潤則木鬱更甚倘徒用風藥以解肝中之火不用潤劑以蔭肝中之水則熬乾肝血而火益盛矣倘徒用潤劑以益其肝中

之水不用風劑以舒其肝中之火則拂抑肝氣而鬱更深矣鬱深則煩悶於心火盛則躁急於腹欲其痰涎之化得平治法舒其肝以解火復補其腎以濟水自然鬱結伸而諸症愈也方用肝腎兩舒湯熟地玄參各一兩茯苓三錢白芍一兩柴胡一錢當歸五錢甘草炒梔子各一錢丹皮三錢水煎服二劑漸輕四劑全愈此方歸芍柴梔所以舒肝者風以吹之也熟地玄參所以補腎者雨以澆之也茯苓甘草又調和於二者之中使風雨無太過不及之虞耳譬如夏令炎蒸鬱極而熱樹木枯槁忽得金風習習大雨滂沱則從前鬱悶燔燥之氣盡快如掃而枯槁者倏變為青葱爽氣迎人豈猶有煩悶躁急等症哉

此症用快膈湯亦效

白芍當歸熟地各一兩柴胡甘草各一錢生地麥冬各三錢枳殼半夏各三錢水煎服

一人頭面紅腫下身自臍以下又現青色口渴殊甚似欲發狂人以為下寒而上熱也誰知是下熱之極而假現風象以欺人乎若作上熱下寒治之立時發狂而死必至皮肉盡腐也此種之病乃悞聽方士之言服金石之藥以助命門之火強陽善鬪助樂旦夕而金石之藥必經火煨其性燥烈加之鼓勇浪戰又自動其火戰久則樂極情濃必然大泄其精倍於尋常火極原已耗精復倍泄精以竭其水一而再再而三必有陰虛火動之憂無如世人迷而不悟以秘方為足恃以殺人之藥為靈丹日日吞嚥而不知止則臟府無非火氣雖所用飲食未嘗不多然而火極易消不及生精化水於是火無水制自然上騰頭面其頭面初猶微紅久則純紅而作腫然自臍以下不現紅而現青者以青乃風木之色也臍下之部位屬腎腎火旺而腎水乾則肝

木無所養，於是肝氣不自安，乃下求於腎，而腎又作強火熾，肝氣欲返於本宮，而燥極不能自還，遂走腎之部位，而外現青色矣。此等症候，內經亦未嘗言及，無怪世人之不識也。夫肝氣之逆如此，而火愈上升，欲口之不渴得乎？口渴飲水，止可救胃中之乾燥，而不能救五臟之焦枯，勢且飲水而口愈渴，安得不發狂哉？治法必須大補其水，而不可大瀉其火，蓋瀉其火則火息而水竭，亦必死之道也。方用救焚解毒湯，熟地四兩，玄參二兩，麥冬三兩，白芍二兩，金銀花三兩，甘菊花五錢，牛膝一兩，黃柏一錢，水煎服，一連數劑，下身之青色除，再服數劑，頭面之紅腫亦漸愈。此方減半，必再服一月，始無癰疽之害。蓋熱極發紅，乃至惡之兆，況現青色尤為惡之極者，幸臍之上不青，若一見青色，則臟腑腸胃內爛，瘡瘍癰毒外生，安有性命哉？前古醫聖

不論及者，以上古之人，恬澹中和，未嘗服金石之毒藥也。後世人情放蕩，覓春藥如飴糖，而方士之輩，但知逢迎貴介之歡心，匠意造方，以博裙帶之樂。天人天年，為可痛傷也。我特傳此方以救之，以火之有餘者，水之不足，故用熟地麥冬，以大益其腎水，又恐熟地麥冬不足以息燎原之火，又益玄參甘菊，以平其胃中之炎。瀉火仍是滋陰之味，則火息而正，又無虧火既上行，非引而下之，則水不濟，而火恐上騰，加之牛膝之潤下，使火下降，而不上升也。腎水既久枯竭，所補之水，僅可供腎中之自用，安得分餘膏而養肝木之子？復佐之白芍以滋肝，則肝木既平，不必取給於腎水，自氣還本宮，而不至走下而外泄。然而火焚既久，則火毒將成，雖現在之火，為水所尅，而從前之火毒，安能遽消？故又輔之金銀花，以消其毒，而更能益陰，是消火之毒，而

不消陰之氣也。又慮陽火非至陰之味，不能消化於無形，乃少用黃柏以折之。雖黃柏乃大寒之藥，然入之大補陰水之中，反能解火之毒，引補水之藥直入於至陰之中，而瀉其虛陽之火耳。此方除黃柏不可多用外，其餘諸藥必宜如此多用，始能補水之不足，瀉火之有餘。否則火熾而不可救也。夫救焚之道，刻不可緩，非滂沱大雨，不能止其遍野燎原之火。況火既升騰，胃中得水，不啻如甘露之止渴。大料煎飲，正足以快其所欲，不必慮其多而難受也。

此症用定狂湯亦神效
熟地三兩，知母一兩，荊芥五錢，水煎服，一劑即愈。

一眼目紅腫，口舌盡爛，咽喉微痛，兩脇脹滿。人以為肝火之旺，誰知是腎火之旺乎？夫眼目屬肝，兩脇亦肝之位，明是肝火之旺，而謂是腎火者，何居？以咽喉口舌之痛爛而知之也。第口舌屬

心，咽喉屬肺，與腎絕不相干，統以腎火名之。不知腎火龍雷之火也。雷火由地而冲於天，腎火亦由下而升於上，入於脇則脇脹，入於喉則喉痛，入於口舌則口舌爛，入於眼目則眼目腫矣。火無定位，隨火之所至，而病乃生。今四處盡病，乃腎火之大熾耳。蓋各經之火，止流連於一處，斷不能口舌咽喉眼目兩脇一齊受病也。似乎治法未可獨治一經矣。然而各經不可分治，而腎經實可專治。治其腎火，而各經之火盡散也。方用六味地黃湯加味治之。熟地一兩，山藥五錢，茯苓三錢，丹皮五錢，澤瀉三錢，山茱萸四錢，麥冬白芍各一兩，水煎服。一劑兩脇之脹滿除，二劑眼目之紅腫愈，三劑咽喉之痛解，四劑口舌之爛痊也。六味湯原是純補真水之藥，水足而火自息。又有白芍之舒肝，以平木，麥冬之養肺，以益金，金生水，而水不必去，生肝則水尤易

足而火尤易平也。蓋龍雷之火乃虛火也。虛火得水而即伏。何必瀉火以激其怒哉。或曰。用六味之方。而不遵分兩。進退加減者何也。曰。夫藥投其病。雖佐使之味可多用。病忌其藥。雖君王之品。自當少減輕重。少殊。又何慮哉。

此症用止沸湯亦佳
熟地三兩。麥冬二兩。地骨皮一兩。水煎服。

一寒熱時止時發。一日四五次。以為常。熱來時躁不可當。寒來時顫不能已。人以為寒邪在陰陽之間也。誰知是火熱在心腎之內乎。夫腎與心本相尅。而相交者也。倘相尅而不相交。必至寒熱止發之無定。蓋心喜寒而不喜熱。腎喜熱而不喜寒。然而熱為腎之所喜。必為心之所惡。寒為心之所喜。必為腎之所惡。腎惡心寒。恐寒氣犯腎。遠避之。而不敢交於心。心惡腎熱。恐熱氣犯心。堅却之。而不肯交於腎。然而腎惡心寒。而又惡其不下交。

於腎。必欲交心。而心不受。反以熱而凌心矣。心惡腎熱。而不上交於心。必思交腎。而腎又不受。反以寒而犯腎矣。兩相犯。而相凌。於是因寒熱之盛衰。分止發之時候矣。夫心腎原無時不交也。一日之間。寒熱之止發無常。因交而發。因不交而即止。又何足怪。惟熱來時躁不可當。寒來時顫不能已。實有秘義也。夫熱來之時。乃腎氣之升騰也。心雖惡熱。而心中正寒。宜不發躁。而何以躁。蓋寒則心氣大虛。虛則惟恐腎氣之來攻。乃懼而躁。非熱而躁也。寒來之時。乃心氣之下降也。腎雖惡寒。而腎中正熱。宜不發顫。而何以顫。蓋熱則腎水大乏。乏則惟恐心氣之來奪。乃吝而顫。非寒而顫也。然則欲心之不躁。必須使其不寒。欲腎之不顫。必須使其不熱。方用解圍湯。人參五錢。熟地一兩。山茱萸五錢。當歸一兩。茯神五錢。生棗仁五錢。柴胡一錢。白芍一兩。

遠志二錢、半夏二錢、玄參三錢、菖蒲一錢、水煎服。二劑寒熱減半，躁顫亦減半，再服二劑，前症頓愈，再服二劑，不再發。此方心肝腎三部均治之藥也。欲心腎之交，必須借重肝木為介紹，分往來之寒熱，止彼此之躁顫，方能奏功。方中雖止腎熱而散心寒，倘肝氣不通，何能調劑？所以加入柴胡、白芍，以大舒其肝中之鬱氣，蓋祖孫不至間隔，而為子為父者，自然愉快矣。寧尚至熱躁寒顫之乖離哉。

此症用玄荊湯亦效
玄參二兩、荊芥三錢、水煎服

一熱極止在心頭，上一塊出汗，不啻如雨，四肢他處又復無汗，人以為心熱之極也。誰知是小腸之熱極乎？夫小腸在脾胃之下，何以火能犯心而出汗乎？不知小腸與心為表裏，小腸熱而心亦熱矣。然而心中無液，取給於腎水以養心，倘汗是心中所出，

竟同大雨之淋漓，則發汗亡陽，宜立時而化為灰燼，胡能心神守舍而不發狂哉？明是小腸之熱，水不下行而上出也。第小腸之水便於下行，何故不走陰器而反走心前之竅耶？正以表裏關切，心因小腸而熱，小腸即升水以救心，而心無竅可入，遂走於心外之毛竅而出也。然則治法不必治心，仍治小腸，利水以分消其火氣，則水自歸源，而汗亦不從心頭外出也。方用返汗化水湯：茯苓一兩、猪苓三錢、劉寄奴三錢，水煎服。一劑而汗止，不必再劑也。茯苓、猪苓俱是利水之藥，加入劉寄奴則能止汗，又善利水，其性又甚速，同茯苓、猪苓從心而直趨於膀胱，由陰器以下泄，因水去之急，而火亦隨水而去急也。正不必再泄其火，以傷損夫臟府耳。

此症用苓連湯亦神
茯苓二兩、黃連一錢、水煎服

一口舌紅腫、不能言語、胃中又覺飢渴之甚、人以為胃火之上升也、第胃火不可動、一動則其勢炎上、而不可止、非發汗、必成躁妄發狂矣、安能僅紅腫於口舌、不能言語之小症乎、故此火乃心包之火、而非胃火也、夫舌乃心之苗、亦心包之竅也、若心包無火、無非清氣上升、則喉舌安閒、語言響亮、迨心包火動、而喉舌無權、況心包之火、乃相火也、相火易於作祟、譬如權臣多慾、欲立威示權、必先從傳遞喉舌之人始、今相火妄動、而口舌紅腫、勢所必至、又譬如主人之友、為其僕輕辱、則友亦緘默以求容、若不投以貨財、則不能饜其僕之所求、此飢渴之所以來也、治法清其心包之火、而不必瀉其胃中之土、恐瀉胃而土衰、則心包之火轉來生胃、其火愈旺也、方用清火安胃湯、麥冬一兩、石斛三錢、丹參三錢、生地三錢、炒棗仁五錢、竹葉一百片、

水煎服、一劑語言出、再劑紅腫消、三劑而胃中之飢渴亦愈矣、此方全去消心包之火、而又不瀉心中之氣、心包火息、而胃氣自安矣、

此症用玄丹麥冬湯亦效
玄參丹參麥冬各一兩水煎服

一熱症、滿身皮竅如刺之鑽、又復疼痛於骨節之內、外、以冷水拍之、少止、人以為火出於皮膚也、誰知是火鬱於臟腑、乃欲出而不得出之兆也、蓋火性原欲炎上、從皮膚而旁出、本非所宜、其入內火既盛、而陽氣又旺、火欲外泄、而皮膚堅固、火本鬱而又拂其意、遂鼓其勇往之氣、而外攻其皮膚、思奪門而出、無如毛竅不可遽開、火不得已、仍返於臟腑之內、而作痛、以涼水拍之、而少止者、火喜其水之潤膚、而反相忘其水之能尅火矣、非因水之外擊、足以散火、而能止痛也、然則治法亦先瀉其脾胃之

火而餘火不瀉而自瀉也方用攻火湯大黃三錢石膏五錢炒
梔子三錢當歸一兩厚朴一錢甘草一錢柴胡一錢白芍三錢
水煎服一劑火瀉二劑痛除此方直瀉脾胃之火又不損脾胃
之氣兼舒其肝木之鬱則火尤易消乃扼要爭奇治火實有秘
奧何必腑腑而清之臟臟而發之哉

此症用宜揚

散亦佳

柴胡一錢荆芥二錢當歸一兩
麥冬一兩天花粉三錢水煎服

人有心中火熱如焚自覺火起即入小腸之經輒欲小便急去遺
溺大便隨時而出人以爲心火下行誰知是心與心包二火之
作祟乎夫心包之火代君司化君火盛而相火寧君火衰而相
火動然亦有君火盛而相火亦動者第君相二火不可齊動齊
動而君相不兩立相火見君火之旺不敢上奪君權乃讓君而

下行而君火既動無可發洩心與小腸爲表裏自必移其熱於
小腸相火隨輔君火下行既入小腸而更引入大腸矣此二便
所以同遺也治法安二火之動而熱焰自消方用四物湯加味
治之熟地一兩川芎二錢當歸一兩白芍五錢黃連二錢玄參
一兩黃柏一錢車前子二錢水煎服二劑少安四劑全愈四物
湯補血之神劑也火動由於血燥補其血而臟腑無乾涸之虞
涼其血而火焰無浮游之害況黃連入心以清君火黃柏入心
包以清相火加車前利水引二火直走膀胱從水化而盡洩之
又何亂經之慮哉

此症用二地

湯亦佳

生地熟地當歸各一兩人參三
錢黃連一錢肉桂五分水煎服

人有大怒之後週身百節俱疼胸腹且脹兩目緊閉逆冷手指甲

青黑色、人以爲陰症傷寒也、誰知是火熱之病乎、夫陰症似陽、陽症似陰、最宜分辨此病、乃陽症似陰也、手指甲現青黑色、陰症之外象也、逆冷非寒極乎、不知內熱之極、反見外寒、乃似寒而非寒也、大怒不解、必傷其肝、肝氣甚急、肝葉極張、一怒而肝之氣更急、而肝之葉更張、血沸而火起、有不可止拂之勢、肝主筋、火起而筋乃攣束作痛、火欲外焚、而痰又內結、痰火相搏、溼氣無可散之路、乃走其溼於手足之四末、指甲者筋之餘也、故現青黑之色、手足逆冷、而胸腹正大熱也、治法平其肝氣、散其內熱、而外寒之象自散矣、方用平肝舒筋湯、柴胡一錢、白芍一兩、牛膝生地丹皮炒、梔子各三錢、當歸五錢、陳皮甘草各一錢、神麴五分、秦艽烏藥各一錢、防風三分、水煎服、一劑目開、二劑痛止、三劑脹除、四劑諸症盡愈、此方所用之藥、俱入肝經、以解

其怒氣也、怒氣解、而火自平矣、火平而筋舒、必至之理也、人見此等之症、往往信之不深、不敢輕用、此等之藥、遂至殺人、以陰陽之難辨也、然我更有辨之之法、與水探之、飲水而不吐者、乃陽症、飲水而卽吐者、乃陰症、倘飲水不吐、卽以此方投之、何至有悞哉、

此症用息怒

湯亦效

白芍三兩、柴胡二錢、丹皮五錢、炒
梔子三錢、天花粉三錢、水煎服

暑症門

一行役負販、馳驅於烈日之下、感觸暑氣、一時猝倒、人以爲中暑也、誰知是中暍乎、夫暍者熱之謂也、暑亦熱也、何以分之、蓋暑之熱、由外而入、暍之熱、因內而出、行役負販者、馳驅勞苦、內熱欲出、而外暑遏抑、故一時猝倒、是暑在外、而熱閉之也、倘止治暑、而不宣揚內熱之氣、則氣閉於內、而熱反不散矣、治法宜散其內熱、而佐之以消暑之味、方用救暍丹、青蒿五錢、茯神三錢、白朮三錢、香薷一錢、知母一錢、乾葛一錢、甘草五分、水煎服、一劑氣通、二劑熱散、不必三劑、此方用青蒿、平胃中之火、又解暑熱之氣、故以之爲君、香薷解暑、乾葛散熱、故以之爲佐、又慮內熱之極、但散而不寒、則火恐炎上、故加知母以涼之、用白朮扶苓、利腰臍、而通膀胱、使火熱之氣、俱從下、而趨於小腸、以盡出

也火既下行自然不逆而上冲而外暑內熱各消化於烏有矣

此症用解暑散亦效

香薷茯苓各三錢甘草黃連各一錢白朮一兩白扁豆二錢白豆蔻一粒水煎服一劑即愈

○

一膏粱子弟多食瓜果以寒其胃忽感暑氣一時猝倒是中暑也蓋膏粱之人天稟原弱又加多慾未有不內寒者也復加之瓜果以增其寒涼內寒之極外熱反易於深入陰虛之人暑氣即乘其虛而入之治法不可祛暑為先必須補氣為主然既因陰虛以至陽邪之中似宜補陰為主不知陽邪之入脾依陰氣也補陰則陰氣雖旺轉為陽邪之所喜陽得陰而相合正恐陰弱不能相配若一旦助其陰氣無論陰難却陽而陽邪且久居之而生變矣惟補其陽氣則陽氣健旺益之散暑之味則邪陽不敢與正陽相敵必不戰而自走也方用人參五錢茯苓神五錢白

朮五錢香薷二錢白扁豆二錢陳皮五分甘草一錢水煎服一劑氣回二劑暑盡散此方名為散暑回陽湯方中參苓朮豆俱是健脾補氣之藥以回其陽用香薷一味以散其暑何多少輕重之懸殊乎不知陰虛者脾陰之虛也脾雖屬陰非補陽之藥不能效况陽邪甚盛非多用何以相敵乎倘少少用之恐有敗衄難遏之虞即或取勝暑退而元氣未能驟復與其暑去而後補陽何若於邪旺之日而多用之正既無虧而邪又去速之為益哉

此症用加味四君湯亦效

人參白朮各五錢甘草香薷各一錢茯苓三錢炮薑三分水煎服二劑愈

一中暑氣不能升降霍亂吐瀉角弓反張寒熱交作心胸煩悶人以爲暑氣之內熱也誰知是陰陽之拂亂乎人身陰陽之氣和

則邪不能相干，苟陰陽不能相交，而邪即乘其虛而入之矣。且邪之入人臟府也，助強而不助弱，見陰之強，而即助陰，見陽之強，而即助陽。夏令之人，多陰虛陽旺，邪乘陰虛而入，本欺陰之弱也。然見陽氣之旺，又助陽而不助陰，陰見邪之助陽也。又如陽之旺而相戰，陽又嫌邪之黨陽也，欲嫁其邪於陰，而陰又不受，於是陰陽反亂，氣不相通，上不能升，下不能降，霍亂吐瀉，拂於中，角弓反張，困於外，陰不交於陽，而作寒，陽不交於陰，而作熱，心胸之內，竟成戰場之地，安得而不煩悶哉？然則治法和其陰陽之氣，而少佐之，以祛暑之劑，緩以調之，不必驟以折之也。方用和合陰陽湯：人參一錢，白朮二錢，茯苓五錢，香薷一錢，藿香一錢，蘇葉一錢，厚朴五分，陳皮三分，枳殼三分，砂仁一粒，天花粉一錢，水煎，探冷徐徐服之。一劑陰陽和，二劑各症愈，不必

三劑。此方分陰陽之清濁，通上下之浮沉，調和於拂逆之時，實有奇功，以其助正而不增火，祛邪而不傷氣，化有事為無事也。

此症用加減六

君湯亦效

人參、茯苓、白芍各三錢，白朮一兩，香薷一錢，砂仁一粒，陳皮五分，半夏一錢，水煎服，一劑即平。

中暑熱之氣，腹中疼痛，欲吐不能，欲瀉不得，此名為乾霍亂也。夫邪入胃中，得吐則邪越於上，邪入腹中，得瀉則邪趨於下矣。邪越於上，則邪不入於中，邪趨於下，則邪不留於內，今不吐不瀉，則邪不上不下，堅居於中焦，譬如賊人反叛，雖四境安寧，而一時生變，喋血於城門，橫屍於內地，斯時非奮不顧身之將，號召忠勇，冒矢石而奪門靖難，烏能安反側於頃刻，定禍患於須臾哉？治法急用人參一兩，瓜蒂七箇，水煎一大碗，飲之即吐而愈矣。此方名為人參瓜蒂散，此等之病，脈必沉伏，不吐則死，古

人亦知用瓜蒂吐之、但不敢加入人參耳、蓋此症原因胃氣之虛、以致暑邪之入、今加大吐、則胃必更傷、非用人參、則不能於吐中而安其胃氣也、且胃氣素虛、而暑邪壅遏、雖用瓜蒂以吐之、而氣怯不能上送、往往有欲吐而不肯吐者、即或動吐而吐亦不多、則邪何能遽出乎、惟用人參、至一兩之多、則陽氣大旺、力能祛邪而上湧、況得瓜蒂以助之、安得而不大吐哉、邪因吐而遽散、而正氣又復無傷、譬如內亂一定、而民安物阜、仍是救寧之日、何至動四郊之多壘哉、

此症用參蘆

湯亦佳

人參蘆二兩、煎滾湯一碗、和之井水一碗、少入鹽和勻飲之、以驚翎掃喉、引其嘔吐、吐出即安、然不吐而能受亦愈也

一中暑熱極、發狂登高而呼、棄衣而走、見水而投、人以爲暑毒之侵、誰知胃火之相助乎、夫暑熱之入人臟府也、多犯心而不犯

胃、蓋暑與心俱屬火也、胃則心之子也、胃見暑邪之犯心、即發其土中之火以相衛、胃乃多氣多血之府、火不發則已、發則其酷烈之威、每不可當暑邪、畏胃火之強、益遁入於心、而心又喜寒不喜熱、畏暑邪之直入、不敢自安、胃火怒暑邪之直入於心中而不出、乃縱其火、以焚燒於心之外、心又安禁二火之相逼乎、勢必下堂而走、心君一出、而神無所依、於是隨火熾而飛越、登高而呼者、火騰於上、以呼救援也、棄衣而走者、憎衣之添熱也、見水而投者、喜水之尅火也、此時心中無津液之養、皮膚之外、必多汗出、陽是陰陽兩竭之病、至危至急之候、苟不大瀉其火、則燎原之焰、何以撲滅乎、方用三聖湯、人參三兩、石膏三兩、玄參三兩、水煎數碗灌之、一劑狂定、二劑神安、不可用三劑也、另用緩圖湯、玄參二兩、人參一兩、麥冬一兩、青蒿一兩、水煎

服二劑而暑熱兩解矣。三聖湯用石膏至三兩，用人參、玄參各至三兩，未免少有霸氣。然火熱之極，非杯水可息。苟不重用，則燥乾腎水，立成烏燼。方中石膏雖多，而人參之分兩與之相同，實足以驅駕其白虎之威，故但能瀉胃中之火，而斷不至傷胃中之氣。玄參又能滋潤生水，水生而火尤易滅也。至於緩圖湯，不用石膏者，以胃中之火既已大瀉，所存者不過餘烟，斷焰時起時滅，何必再用陰風大雨以洗濯之？故又改用麥冬、青蒿，既益其陰，又息其火，使細雨綢繆之爲得也。或問因暑發狂，似宜消暑，乃三聖湯但瀉火而不顧暑，何以能奏功耶？不知暑亦火也，瀉火卽瀉暑矣。使瀉火之中加入香薷、藿香清暑之藥，則石膏欲下降，而香薷、藿香又欲外散，轉足以掣石膏之手，反不能直瀉其火矣。

此症用三清湯救之，亦神。
玄參四兩，石膏一兩，青蒿一兩，水煎服，一劑卽安。

一中暑熱症，自必多汗。今有大汗如雨，一出而不能止者，人以爲發汗亡陽，必死之症也。誰知是發汗亡陰之死症乎？夫暑熱傷心，汗自外泄，然而心中無汗也。何以有汗？此汗乃生於腎，而非生於心也。蓋心中之液，腎生之也。豈心之汗，非腎之所出乎？雖汗出亡陽，乃陽旺而非陰虛，但陰不能制陽，而陽始旺，亦陰不能攝陽，而陽始亡。顧陰陽原兩相根也。陰不能攝陽，而陽能戀陰，則陽尚可同於陰之中，而無如其陽一出而不返也。陰根於陽，見陽之出而不留，亦且隨之俱出，罄其腎中之精，盡化爲汗，而大泄，試思心中之液幾何，竟能發如雨之汗乎？明是腎之汗，而非心之汗也。汗既是腎而非心，則亡亦是陰而非陽矣。然則聽其亡陰而死乎？尚有救死之法在，方用救亡生陰丹，人參二

兩熟地四兩、山茱萸二兩、北五味五錢、茯神一兩、白芍一兩、水煎服。此方熟地、山茱萸、五味子，均是填精補水之味，茯神安其心，白芍收其魂，人參回其陽，此人之所知也。陰已外亡，非填其精髓，何以灌注涸竭之陰？陽已外亡，非補其關元，何以招其散失之陽？山茱萸、五味補陰之中，仍是收斂之劑，陰得補而水生，則腎中有本汗，得補而液轉，則心內無傷，又得茯神以安之，白芍以收之，則陽回陰返，自有神捷之機也。

此症用人參、青蒿湯亦神

人參二兩、生地麥冬各一兩、青蒿五錢、北五味子一錢、水煎服、汗止即生，否則無效。

一中暑熱極，妄見妄言，宛如見鬼，然人又安靜，不生煩躁，口不甚渴，此是寒極相戰，寒引神出，有似於狂，而非熱極發狂也。夫中暑明是熱症，何以熱能變寒，而有似狂之症也？蓋其人陰氣素

虛，陽氣又復不旺，暑熱之邪，乘其陰陽兩衰，由肺以入心，而心氣不足，神即時越出，以遁於腎，而腎中陰寒之氣上升，則暑自出於心之外，流連於肺經之內矣。暑邪既已退出於心外，而心君尚恐暑邪之來侵，乃依其肝木之母，以安神，心神入於肝，則肝魂不寧，乃遊出於軀殼之外，因而妄見鬼神，而妄言詭異也。魂既外遊，而神居魂室，反得享其寧靜之福，況肝木原無火旺，而腎中陰寒之氣相逼，心君正藉以杜暑邪之侵，且恃之無恐，何生煩躁乎？惟是肺氣獨受暑邪，火刑金而作渴，然腎見肺母之被刑，乃陰寒之氣直冲而上，以救肺，故口雖渴而不甚也。然則治法奈何？散肺中之暑邪，補脾胃之土氣，土氣一旺，而肺氣亦旺矣。肺旺可以敵邪，又得散邪之藥，自然暑氣難留，暑散而魂歸神返，必至之勢也。方用護金湯、麥冬一兩、人參三錢、百合

五錢、茯苓三錢、紫苑一錢、香薷一錢、甘草一錢、水煎服、二劑即愈。此方但補肺脾胃之氣，不去救心以益寒，不去助腎以瀉火，不去補肝以逐神，而魂自歸肝，神自返心者，以邪有所制，何必逐邪之太甚，正未大虛，何必補正之太多，不可因邪居於上而下治，正輕於下而重治也。

此症用人參、麥冬湯亦妙
人參二兩、麥冬三兩、水煎服

一中暑熱吐血傾盆，純是紫黑之色，氣喘作脹，不能卧倒，口渴飲水，又復不快，人以爲暑熱之極而動血也，誰知是腎熱之極而嘔血乎。夫明是中暑以動吐血，反屬之腎熱者，蓋暑火以引動腎火也。夫腎中之火，龍雷之火也。龍雷原伏於地，夏月則地下甚寒，龍雷不能下藏而多上泄，其怒氣所激而成霹靂之猛火，光劃天，大雨如注，往往然也。人身亦有龍雷之火，下伏於腎，其

氣每與天之龍雷相應，暑氣者亦天之龍雷火也。暑熱之極而龍雷乃從地出，非同氣相引之明驗乎。人身龍雷之火不動，則暑氣不能相引，苟腎水原虧，腎火先躍躍欲動，一遇天之龍火，同氣相感，安得不勃然振興哉。既已勃然振興，而兩火相激，其勢更烈，乃直冲而上，挾胃中所有之血而大吐矣。胃血宜紅，而色變紫黑者，正顯其龍雷之氣也。凡龍雷所劈之處，樹木必變紫黑之色，所過臟腑，何獨不然。其所過之胃氣，必然大傷，氣傷則逆，氣逆則喘，胃氣既傷，何能遽生新血以養胃乎。此胸脇之所以作脹也。胃爲腎之關門，關門不閉，夜無開闔之權，安能卧哉。血吐則液乾，液乾則口渴，內水不足，必索外水以救焚，乃飲之水而不快，以龍雷之火乃陰火而非陽火也。治法宜大補其腎中之水，以制龍雷之火，不可大瀉其龍雷之火，以傷其胃中

之氣也、方用沛霖膏、玄參二兩、人參一兩、生地二兩、麥冬二兩、牛膝五錢、荊芥炒黑三錢、水煎服、一劑血止、二劑喘脹消、三劑口亦不渴、四劑全愈、愈後仍服六味地黃丸可也、此方大補腎水、水足而龍雷之火自歸於腎之宅、火既安於腎宅、血自止於胃關、何必用黃栢知母以瀉火、用香薷藿香以散暑哉、況瀉火而火愈熾、必至傷損夫胃土、散暑而暑難退、必至消耗夫肺金、勢必血不可止、火不可滅而死矣、

此症用丹蒿湯亦神

丹皮三兩、荊芥三錢、青蒿一兩、水煎服

一中暑熱之氣、兩足冰冷、上身火熱、煩躁不安、飲水則吐、人以為下寒上熱之症、乃暑氣之阻隔陰陽也、誰知是暑散而腎火不能下歸之故乎、人身龍雷之火、因暑氣相感、乃奔騰而上、世醫不知治法、徒瀉其暑熱之氣、不知引火歸源、於是暑熱已散、龍

雷之火下不可歸、乃留於上焦而作熱矣、火既盡升於上焦、則下焦無火、安得不兩足如冰耶、火在上而寒在下、兩相攻擊、中焦之地排難解紛、兩不相合、煩躁不安、有自來也、上熱薰肺、口必渴也、飲水止可救上焦之熱、及至中焦已非所宜、況下焦純寒、冷水正其所惡、欲不吐得乎、治法不可治暑、而并不可瀉火、不特不可瀉火、必須補火、蓋龍雷之火虛火也、實火可瀉、虛火宜補、然而補火之中、仍須補水以濟之、補水者、補腎中之真水也、真火非真水不歸、真火得真水以相合、則下藏腎中、不至有再升之患也、方用八味地黃湯、熟地一兩、山茱萸五錢、山藥五錢、丹皮茯苓澤瀉各三錢、肉桂一錢、附子一分、水煎探冷飲之、一劑兩足溫矣、再劑上身之火熱盡散、中焦之煩躁亦安、且不思飲水矣、六味地黃湯、補水之神藥、桂附引火之神丹、水火既

濟何至陰陽之反背乎

此症用還腎湯亦效

熟地三兩甘草一錢肉桂五分牛膝五錢水煎服

人有夏日自汗兩足逆冷至膝下腹脹滿不省人事人以為陽微之厥也誰知是傷暑而溼氣不解乎夫溼從下受溼感於人身未有不先從下而上故所發之病亦必先見於下溼病得汗則溼邪可從汗而解矣何自汗而溼仍不解耶蓋溼病而又感暑氣自汗止可解暑而不能解溼以暑熱浮於上身而溼邪中於下身汗解於陽分而不解於陰分耳治法利小便以解溼逐熱邪以解暑則上下之氣通而溼與暑盡散矣方用解利湯石膏二錢知母一錢甘草五分半夏一錢白朮三錢猪苓一錢茯苓三錢澤瀉一錢肉桂一分水煎服連服十劑全愈此方乃五苓散白虎湯之合方也溼因暑病不祛暑則溼不易消故用白虎

湯於五苓散中解暑利溼而兼用之也

此症用清暑定逆湯亦佳

白朮山藥薏仁各五錢肉桂三分香薷一錢陳皮三分人參二錢茯苓三錢水煎服

人有冬時寒令偶開箚箱以取綿衣覺有一裹熱氣冲鼻須臾煩渴嘔吐灑灑惡寒翕翕發熱惡食喜水大便欲去不去人皆以為中惡也誰知是傷暑之病乎夫冬月有何暑氣之侵人謂之傷暑不知氣虛之人遇邪即感不必值酷熱炎氣奔走烈日之中而始能傷暑也或坐於高堂或眠於靜室避暑而反得暑者正比比也是暑氣之侵人每不在熱而在寒衣裳被褥晒之盛暑夾熱收藏於箚箱之內其暑氣未發一旦開泄氣盛之人自不能干倘體虛氣弱偶爾感觸正易中傷及至中傷而暑氣必發矣况冬時人身外寒內熱以熱投熱病發必速故聞其氣而

卽病也。治法不可以傷寒法治之。當舍時從症。仍治其暑氣。而各症自消。方用香薷飲。加減治之。人參三錢。白朮三錢。茯苓二錢。香薷二錢。黃連五分。甘草三分。陳皮五分。扁豆二錢。厚朴五分。水煎服。一劑而愈。不必再劑。若執冬令無傷暑之症。拘香薷非治寒之方。不固泥乎。甚矣醫道之宜通變。而治病之貴審問也。

此症用補氣化

暑丹亦效

人參二錢。茯苓。白朮。麥冬。各三錢。香薷一錢。砂仁一粒。陳皮。炮薑。神麴。各三分。水煎服。一劑卽愈。

燥門

一陰耗而思色。以降其精。則精不出而內敗。小便道澀如淋。此非小腸之燥。乃心液之燥也。夫久戰而不泄者。相火旺也。然而相火之旺。由於心火之旺也。蓋君火一衰。而相火卽上奪其權。心火欲固。而相火欲動。心火欲閉。而相火欲開。况心君原思色乎。毋怪其精之自降矣。然心之衰者。亦由腎水虛也。腎旺者。心亦旺。以心中之液。腎內之精也。精足則上交於心。而心始能寂然不動。卽動而相火代君以行令。不敢僭君以奪權。故雖久戰而可以不泄精。虛則心無所養。怯然於中。本不可戰。而相火鼓動。亦易泄也。至於心君無權。心甫思色。而相火操柄矣。久之。心君既弱。而相火亦不能強。有不必交接而精已離宮。又不能行河車逆流之法。安能復回於故宮哉。勢必閉塞溺口。水道澀如淋。

而作痛矣。治法必須補心，仍須補其腎水，少佐以利水之藥，則濁精自愈矣。方用化精丹：熟地二兩、人參五錢、山茱萸一兩、車前子三錢、麥冬一兩、牛膝五錢、白朮一兩、生棗仁五錢、沙參一兩，水煎服。一劑而澀痛除，二劑而淋亦止矣。此方人參以生心，中之液，熟地、山茱萸、沙參以填腎中之陰，麥冬以益肺金，使金之生水，則腎陰尤能上滋於心，又得生棗仁之助，則心君有權，自能下通於腎，而腎氣既足，自能行其氣於膀胱，又得白朮、利腰臍之氣，則尤易通達，復得牛膝車前下走以利水，則水竅開而精竅自閉，何患小腸之燥澀乎？心液非補腎不化，精竅非補腎不開，倘單用利水逐濁之味，何能取效哉？

此症用生液

丹亦妙

熟地二兩、山茱萸、人參、生棗仁、茯神各五錢、北五味二錢、丹皮、丹參各三錢，水煎服。

一陰已痿弱，見色不舉，若強勉入房，以耗竭其精，則大小便牽痛，數至置而不得便，愈便則愈痛，愈痛則愈便，人以爲腎火之燥也，誰知是腎水之燥乎？夫腎中水火兩不可離，人至六十之外，水火兩衰，原宜閉關不戰，以養其天年，斷不可妄動色心，以博房幃之趣，犯之多有此病。至於中年人患此病者，乃縱色竭精，以至火隨水流，水去而火亦去，一如老人之痿陽，不可以戰矣，倘能慎疾而閉關，亦可延年，無如其色心之不死也。奮勇爭鬪，或半途倒戈，或入門流涕，在腎宮本不多精，又加暢泄，則精已涸竭，無陰以通大小之腸，則大小腸乾燥，自然兩相取給，彼此牽痛也。上游無泉源之濟，則下流有竭澤之虞，下便則上愈燥，而痛生；下痛則上愈燥而便急。治法必須大補其腎中之水，然不可僅補其水，而必須兼補其火，蓋水得火而易生也。方用潤

洞湯熟地二兩白朮一兩巴戟天一兩水煎服此方用熟地以滋腎中之真陰巴戟天以補腎中之真陽雖補陽而仍是補陰之劑則陽生而陰長不至有強陽之害一味補腎內之水火而不爲之通達於其間則腎氣未必遽入於大小之腸也加入白朮以利其腰膺之氣則前後二陰無不通達何至有乾燥之苦數圖而不得便哉

此症用天一湯亦效

地骨皮玄參芡實各五錢山藥牛膝丹皮各三錢熟地一兩肉桂一錢水煎服

一人有日間口燥舌上無津至夜臥又復潤澤人以爲陽虛之燥也誰知是陰畏陽火之燥而不交於陽乎夫陽旺則陰衰陽衰則陰旺口燥之病陰陽兩虛之症也然夜燥而日不燥乃陰氣之虛日燥而夜不燥乃陽火之旺夫腎中之水陰水也舌上廉

泉之水乃腎水所注腎水無時不注於廉泉之穴則舌上不致乾枯胡爲陽火遽至於燥竭哉且腎水一乾則日夜皆當焦涸何能日燥而夜不燥乎此症蓋陽火甚旺而陰水尙未至大衰然止可自顧以保其陰不能分潤以濟其陽於是堅守其陰於下焦不肯上交於陽位自然上焦火熾而口燥也治法不必瀉陽火之旺惟補其真陰之水則水足以濟陽矣方用六味地黃湯加麥冬五味治之熟地一兩山茱萸五錢山藥五錢丹皮澤瀉茯苓各三錢麥冬一兩五味一錢水煎服連服數劑自愈此方專補腎水加麥冬五味以補肺肺腎相資則水尤易生陽得陰而化亦陽得陰而平陰既相濟陽又不旺安得口之再燥哉

此症用灌舌丹亦佳

熟地麥冬各一兩沙參地骨皮各五錢水煎服

一人有作意交感盡情浪戰陰精大泄不止其陰翹然不倒精盡

繼之以血者、人以爲火動之極、誰知是水燥之極耶、夫腎中水火原兩相根、而不可須臾離者也、陰陽之氣彼此相吸、而不能脫、陽欲離陰、而陰且下吸、陰欲離陽、而陽且上吸也、惟醉飽行房、亂其常度、陰陽不能平、於是陽離陰、而陽脫、陰離陽、而陰脫、兩不相援、則陽之離陰甚速、陰之離陽亦速矣、及至陰陽兩遺、則水火兩絕、魂魄且不能自主、往往有精脫而死者、今精遺而繼之血、人尙未死、是精盡而血見、乃陰脫而陽未脫也、使陽已盡脫、外勢何能翹然不倒乎、救法急須大補其腎中之水、俾水生以留陽也、然陰脫者、必須用陽藥、以引陰、而強陽不倒、倘補其陽、則火以濟火、必更加燥涸水、且不生、何能引陽哉、不知無陰、則陽不得引、而無陽、則陰亦不能引也、法宜用九分之陰藥、一分之陽藥、大劑煎飲、水火無偏勝之虞、陰陽有相合之功矣、

方用引陰奪命丹、熟地八兩、人參一兩、北五味子三錢、沙參二兩、肉桂一錢、水煎服、一劑而血止、二劑而陽倒、連服四劑、始有性命、再將前藥減十分之七、每日一劑、服一月、平復如故、此方用熟地沙參、以大補其腎中之陰、用人參以急固其未脫之陽、用五味子、以斂其耗散之氣、用肉桂於純陰之中、則引入於孤陽之內、令其已離者重合、已失者重歸也、倘不多用補陰之藥、而止重用參肉桂、雖亦能奪命於須臾、然而陽旺陰涸、止可救絕於一時、必不能救燥於五臟、亦旦夕之生而已、

此症用三仙膏亦神
熟地五兩、人參二兩、丹皮一兩、水煎服

一人有夜不能寐、口中無津、舌上乾燥、或開裂紋、或生瘡點、人以爲火起於心、誰知是燥在於心乎、夫心屬火、然而心火無水、則火爲未濟之火也、既濟之火、則火安於心宮、未濟之火、則火鬱

於心內火鬱不宣則各臟腑之氣不敢相通而津液愈少不能養心而心益燥矣何能上潤於口舌哉開裂生點必至之勢也治法大補其心中之津則心不燥而口舌自潤然而徒補其津亦未必大潤也蓋心中之液乃腎內之精也腎水上交於心則成既濟之火補腎以生心烏可緩哉方用心腎兩資湯人參三錢茯神三錢栢子仁一錢炒棗仁三錢麥冬五錢北五味一錢熟地一兩丹參二錢沙參三錢山茱萸三錢芡實三錢山藥三錢菟絲子二錢水煎服連服十劑夜臥安而口中生津諸症盡愈此方心腎同治補火而水足以相濟補水而火足以相生故不見焦焚之苦而反獲優渥之歡也

此症夜清湯亦效

人參麥冬各一兩甘草一錢栢子仁兔絲子各三錢玄參炒棗仁各五錢黃連三分水煎服

人有咳嗽吐痰不已皮膚不澤少動則喘此燥在於肺也內經云夏傷於熱秋必病燥咳嗽吐痰皮膚不澤而動喘皆燥病也議者謂燥症必須補腎腎水乾枯而燥症乃成然而此燥非因腎之乾枯而來因夏傷於熱以耗損肺金之氣不必去補腎水但潤脾而肺之燥可解雖然脾為肺之母而腎乃肺之子補脾以益肺之氣補腎而不損肺之氣子母相治而相濟肺氣不更加潤澤乎方用子母兩濡湯麥冬五錢天冬三錢紫苑一錢甘草三分蘇葉五分天花粉一錢熟地五錢玄參三錢丹皮二錢牛膝一錢水煎服一劑氣平二劑嗽輕連服十劑痰少而喘嗽俱愈此方肺脾腎同治之方也方名子母兩濡似乎止言脾腎也然而治脾治腎無非治肺也脾腎濡而肺氣安有獨燥者哉

此症用寧嗽

丹亦佳

麥冬二兩五味子二錢天冬三錢生地一兩桑白皮

二錢款冬花紫苑桔梗各一錢甘草五分牛膝三錢水煎服

人有兩脇脹滿皮膚如虫之咬乾嘔而不吐酸人以爲肝氣之逆誰知是肝氣之燥乎夫肝藏血者也肝中有血則肝潤而氣舒肝中無血則肝燥而氣鬱肝氣既鬱則伏而不宣必下尅脾胃之土而土之氣不能運何以化精微以生肺氣乎故傷於中則脹滿嘔吐之症生傷於外則皮毛拂抑之象見似乎肝氣之逆而實乃肝氣之燥也肝燥必當潤肝然而肝燥由於腎虧滋肝而不補腎則肝之燥止可少潤於目前而不能久潤於常久必大滋乎腎腎濡而肝亦濡也方用水木兩生湯熟地一兩白芍一兩茯苓三錢柴胡一錢陳皮一錢甘草三分神麴五分白朮三錢甘菊花二錢枸杞子二錢牛膝三錢玄參三錢水煎服二劑而肝血生四劑而肝燥解或謂肝燥而用白芍熟地濡潤之

藥自宜建功乃用白朮茯苓柴胡神麴之類不以燥益燥乎不知過於濡潤反不能受濡潤之益以脾喜燥也脾燥而不過用濡潤之藥則脾土健旺自能易受潤澤而化精微否則純於濡潤未免太濕矣脾先受損安能資益夫肝經以生血而解燥哉用燥於濕之中正善於治燥耳

此症用濡木飲亦效

白芍一兩熟地川芎各五錢柴胡香附炒
梔子神麴各五分白豆蔻一粒水煎服

人有口渴善飲時發煩躁喜靜而不喜動見水果則快遇熱湯則憎人以爲胃火之盛也誰知是胃氣之燥乎夫胃本屬土土似喜火而不喜水然而土無水氣則土成焦土何以生物哉况胃中之土陽土也陽土非陰水不養胃中無水斷難化物水衰而物難化故土之望水以解其乾涸者不啻如大旱之望時雨也

且人靜則火降、人動則火起、內火既盛、自索外水以相救、喜飲水、而惡熱湯、又何疑乎、第燥之勢、尚未至於熱、然燥之極、必至熱之極矣、治法解燥、須清熱也、方用清解湯、玄參一兩、生地五錢、甘菊花三錢、天花粉三錢、茯苓三錢、麥冬三錢、丹參二錢、沙參三錢、水煎服、連服四劑、而煩躁除、再服四劑、口渴亦解、再服四劑、全愈、此方平陽明胃火者、居其半、少陰相火者、居其半、蓋陽明胃火、必得相火之助、而勢乃烈、雖治燥、不必瀉火、然土燥、即火熾之原、先平其相火、則胃火失勢、而燥尤易解、此先發制火、乃妙法也、

此症用潤土湯亦效

玄參生地各一兩、甘草一錢、地骨皮五錢、茯苓三錢、水煎服

人有肌肉消瘦、四肢如削、皮膚飛屑、口渴飲水、人以爲風消之症、

誰知是脾燥之病乎、蓋脾燥由於肺燥、而肺燥由於胃燥也、胃燥必至胃熱、而胃熱必移其熱於脾、脾熱而燥乃成矣、夫脾爲濕土、本喜燥也、何反成風消之症乎、脾最懼者肝木也、木能尅土、肝怒胃火逃竄、見胃火之入脾、即挾其風木之氣、以相侮、脾畏肝木、不敢不受其風、風火相合、安得而不燥乎、脾燥而何能外榮、是以內外交困、而風消之症成、方用散消湯治之、麥冬一兩、玄參二兩、柴胡一錢、水煎服、四劑口渴止、八劑皮膚潤、二十劑不再消也、此方潤肺而不潤脾、何脾消之症能愈、以症成於肺、故潤肺而脾亦潤也、方中加柴胡於二味之中、大有深意、柴胡最抒肝氣、肝抒則肝不尅脾、脾氣得養、况又瀉其脾肺之火、火息而風不揚、此脾燥之所以易解、而風消不難愈也、

此症用丹白生母湯亦效

白芍生地各一兩、丹皮五錢、知母一錢、水煎服

人有目痛之後、眼角刺觸、羞明喜暗、此膽血之乾燥也、夫膽屬木、木中有汁、是木必得水而後養也、膽之系通於目、故膽病而目亦病矣、然而膽之系通於目、不若肝之竅開於目也、目無血而燥、宜是肝之病、而非膽之病、然而肝膽為表裏、肝燥而膽亦燥矣、膽與肝皆主藏、而不瀉、膽汁藏而目明、膽汁瀉而目暗、蓋膽中之汁、即膽內之血也、血少則汁少、汁少即不能養膽養目矣、治法不可徒治其目也、亟宜滋膽中之汁、尤不可止治其膽、更宜潤肝中之血、而膽之汁自潤、目之火自解矣、方用四物湯、加味治之、熟地一兩、川芎一錢、當歸三錢、白芍一兩、柴胡一錢、甘菊花三錢、白蒺藜一錢五分、水煎服、連服四劑、而目痛之疾自除、再服四劑、而羞明喜暗之病去、四物湯補血、補肝中之血也、補肝而膽在其中矣、且四物湯尤入心腎、心得之而濡、不來助

膽之火、腎得之而澤、不來盜膽之氣、心肝腎全無乾燥之虞、而膽豈獨燥乎、所以服之而奏功也、

此症用甘風丹荆湯亦效
丹皮一兩、防風五分、荆芥五分、甘菊花五錢、水煎服

人有雙目不痛、瞳神日加緊小、口乾舌苦、人以為心火之旺也、誰知是心包之乾燥乎、夫目之系通於五臟、不止心包之一經也、瞳神之光、心腎之光也、心腎之光、心腎之精也、然而心之精、必得腎之精交於心包、而後心腎之精、始得上交於目、蓋心君無為、而心包有為也、所以心包屬火、全恃腎水之滋益、腎不交於心包、即心包不交於心、火無水濟、則心包無非火氣乾燥之極、何能內潤心、而外潤目乎、然則瞳神之緊小、皆心包之無水、由於腎水之乾枯也、補腎以滋心包、烏可緩哉、方用救瞳湯、熟地一兩、山茱萸五錢、甘菊花三錢、玄參一兩、柴胡五分、白芍一兩、

當歸五錢、山藥三錢、丹皮五錢、水煎服。此方乃肝腎同治之法也。心包無水，不治心包，而滋肝腎者，以肝乃心包之母也。肝取給於外家，以大益其子舍，勢甚便，而理甚順，緊急之形，不化爲寬大之象哉。

此症用菊女飲亦效
女貞子一兩、甘菊花五錢、麥冬五錢、水煎服

人有秋後閉結，不能大便，此燥傷肺金，而大腸亦燥，非大腸之火也。蓋肺與大腸相爲表裏，肺燥而大腸不能獨潤，且大腸之能開能闔者，腎氣主之也。腎足而大腸有津，腎涸而大腸無澤，是大腸之不燥，全藉乎腎水之相資也。然腎水不能自生，肺金乃腎之母，肺潤則易於生水，肺衰則難於生水，腎水無源，救腎不暇，何能顧大腸哉。治法惟補肺腎，而大腸自潤矣。方用六味地黃湯，加味治之。熟地一兩、山藥三錢、山茱萸四錢、茯苓三錢、丹

皮三錢、澤瀉三錢、麥冬二兩、北五味一錢、水煎服。連服四劑，自通。切戒用大黃、芒硝以開結也。蓋此病本傷陰之症，又加劫陰之藥，重傷其陰，必成爲陽結之症，使腹中作痛，百計導之，而不得出，不更可危哉。何若大補其肺腎之陰，使陰足而陽自化之，爲得耶。

此症用冬歸湯亦效
麥冬當歸各二兩、水煎服

人有夏秋之間，小便不通，點滴不出，人以爲膀胱之熱結，誰知是肺燥而膀胱亦燥乎。夫膀胱之能通者，由於腎氣之足，亦由於肺氣之足也。膀胱與腎爲表裏，而肺爲水道之上游，二經足而水有源流，二經虛而水多阻滯，况乾燥之至，既虧清肅之行，復少化生之氣，膀胱之中，純是乾枯之象，從何處以導其細流哉。此小便之不通，實無水之可化也。治法不可徒潤膀胱，而亟當

潤肺尤不可徒潤夫肺尤當大補夫腎腎水足而膀胱自然滂沛何虞於燥結哉方用啟結生陰湯熟地十兩山茱萸五錢車前子三錢薏仁五錢麥冬五錢益智仁一錢肉桂一分沙參三錢山藥四錢水煎服此方補腎而仍補肺者滋其生水之源也補中而仍用通法者水得補而無停滯之苦則水通而益收補之利也加益智以防其遺加肉桂以引其路滂沛之水自然直趨膀胱燥者不燥而閉者不閉矣

此症用栝桂生麥湯亦效
麥冬一兩黃栝三錢生地五錢肉桂三分水煎服

人有消渴飲水時而渴甚時而渴輕人以爲心腎二火之沸騰誰知是三焦之氣燥乎夫消症有上中下之分其實皆三焦之火熾也下焦火動而上中二焦之火翕然相從故爾渴甚迨下焦火息而中上二焦之火浮遊不定故又時而渴輕三焦同是一

火何悉聽於下焦之令蓋下焦之火一發而不可遏故下焦之火宜靜而不宜動又易動而難靜也必得腎中之水以相制腎旺而水靜腎虛而水動矣天下安有腎足之人哉腎水虛而取資於水者又多也水虧奚能制火乎火動必爍乾三焦之氣則三焦更燥勢必仰望於外水之相救以迅止其大渴也欲解三焦之渴舍補腎水何法哉方用六味地黃湯加味治之熟地二兩山茱萸一兩茯苓五錢山藥五錢丹皮一兩澤瀉五錢麥冬一兩北五味子二錢水煎服十劑渴輕二十劑渴解三十劑全愈六味治腎更加麥冬五味以治肺者非止清肺金之火也蓋補肺以助腎水之源肺旺而腎更有生氣矣腎水旺足以制下焦之火下焦之火不動而上中二焦之火烏能興焰哉

此症用二丹湯亦妙
丹皮丹參玄參各五錢茯苓栝子仁各三錢水煎服

○
人有大病之後小腸細小不能出溺脹甚欲死人以為小腸之火誰知是小腸之乾燥哉夫小腸之開闔非小腸主之也半由於膀胱半由於腎氣故小腸之結全在膀胱之閉而膀胱之閉又成於腎氣之閉也蓋腎水竭而膀胱枯故小腸亦燥而成結耳治法必須大補腎中之水而補水又必補肺金之氣以膀胱之氣化必得肺金清肅之令以行之也肺氣旺而水流而後助之利水之藥則腎氣開而小腸亦開也方用治本消水湯熟地二兩山茱萸一兩麥冬一兩車前子五錢五味子二錢茯苓五錢牛膝三錢劉寄奴三錢水煎服一劑水通再劑腸寬小便如注矣此方不治小腸專治肺腎肺腎不燥小腸之燥自潤矣

此症用廣澤湯亦效
麥冬二兩生地一兩車前子劉寄奴各三錢水煎服

痿證門

人有胃火薰蒸日冲肺金遂至痿弱不能起立欲嗽不能欲咳不敢及至咳嗽又連聲不止肺中大痛非肺癰之毒乃肺痿之病也夫肺之成痿也由於陽明之火上冲於肺而肺經津液衰少不能滅陽明之焰金從火化累年積歲肺葉之間釀成火宅而清涼之藥不能直入於肺非杆格清涼之故也肺既大熱何能下生腎水水乾無以濟火則陽明之炎蒸更甚自然求救於水穀而水穀因肺金清肅之令不行不能化成津液以上輸於肺則肺之燥益甚肺燥而肺中津液盡變為涎沫濁唾矣肺液既乾肺氣自怯所成涎沫濁唾若難推送而出此欲嗽之所以不能也然而涎沫濁唾終非養肺之物必須吐出為快無奈其盤踞於火宅倘一咳而火必沸騰胸膈之間必至動痛此欲咳之

所以不敢也、迨忍之又忍至不可忍、而咳嗽涎沫濁唾雖出、而火無水養、上冲於咽喉、不肯遽下、此咳嗽所以又連聲而不止也、咳嗽至連聲不止、安得不傷損乾燥之肺、而作痛乎、人見其痿弱不能起立、或用治痿之藥、愈傷肺氣、奚能起痿、治法宜瀉其胃中之火、大補其肺經之氣、然又不可徒補其肺中之氣、更宜兼補其腎中之水、方用生津起痿湯、麥冬一兩、甘草二錢、玄參一兩、甘菊花五錢、熟地一兩、天門冬三錢、天花粉一錢、貝母一錢、金銀花五錢、水煎服、連服四劑、而咳嗽輕、再服四劑、而咳嗽止、再服十劑、而痿症除矣、蓋陽明之火、本可用大寒之藥、然而陽明初起之火、可用大寒、而陽明久旺之火、宜用微寒、因陽明之火、乃胃土中之火、初起可用大寒瀉火、以救腎中之水、久旺用微寒散火、所以生胃中之土也、胃火之盛、胃土之衰也、扶

其土、卽所以瀉其火、而胃土自健、自能升騰胃氣、化水穀之精、微輸津液於肺中也、又加之二冬、甘草、天貝之類、原能益肺消痰、則肺中更加潤澤、得金銀花、同入以消除其敗濁之毒、則肺金何至再燥乎、加熟地者、以填補腎水、水旺而肺不必去顧、腎子之涸、則肺氣更安、清肅下行於各府、水生火息、不必治痿、而痿自愈也

此症用紫花飲亦神

麥冬三兩、桔梗、甘菊花、蒲公英各五錢、生甘草、貝母各二錢、生地一兩、紫花地丁三錢、水煎服、

一胃火上冲於心、心中煩悶、怔忡驚悸、久則成痿、兩足無力、不能動履、此總屬胃火之盛、非心火之旺也、夫胃屬土、而心屬火、心乃生胃、而胃不宜尅心、然心火生胃、則心火不炎、胃火薰心、則心火大燥、此害生於恩也、倘徒瀉心火、則胃子見心母之寒、益

肆其炎氛愈添心中之燥必下取於腎水而腎因胃火之盛熬乾腎水不能上濟於心火益旺而水益枯骨中無髓安得兩足之生力乎治法宜大益其腎中之水少清其胃中之火則胃氣安而腎水生自然上交於心也方用清胃生髓湯玄參一兩麥冬五錢甘菊花五錢熟地二兩北五味二錢沙參五錢水煎服十劑即可行步二十劑怔忡驚悸之病除又十劑煩悶痿弱之症去再服十劑全愈痿症無不成於陽明之火然用大寒之藥如石膏知母之類雖瀉胃火甚速然而多用必至傷胃胃傷而脾亦傷脾傷而腎安得不傷乎故不若用玄參甘菊之類既清其胃火而又不損其胃土則胃氣自生能生津液下必注於腎而上且灌於心矣况麥冬五味以益心熟地沙參以滋腎上下相資水火既濟痿病豈不愈乎

此症用石斛玄參湯亦佳
金釵石斛一兩玄參二錢水煎服

一陽明之火固結於脾而不肯解善用肥甘之物食後即饑小不飲食便覺頭紅面熱兩足之力不能行走人以爲陽明胃火之旺以致成痿誰知是太陰脾火之盛以燦乾其陰乎夫痿症皆責之陽明何以太陰火旺亦能成痿蓋太陰與陽明爲表裏陽明火旺而太陰之火亦旺矣二火相合而搏結於腑臟之間所用飲食僅足以供火之消磨而不能佐水之浸渥火旺水虧則腎宮乾涸何能充足於骨中之髓耶骨既無髓則骨空無力何能起立以步履哉治法益太陰之陰水以勝其陽明之陽火則脾胃之中水火無亢炎之害而後筋骨之內髓血有盈滿之機也方用調脾湯人參五錢玄參一兩麥冬五錢甘菊花五錢意仁五錢金釵石斛三錢芡實一兩山藥五錢水煎服連服四劑

便覺腹不甚饑再服四劑火覺少息再服十劑全愈此方補脾胃之土卽所以補其火也然而火之所以旺者正坐於土之衰耳土衰則不生水而生火矣今於補土之中加入玄參甘菊石斛微寒之藥則脾胃之火自衰而脾胃之土自旺脾胃之土既旺而脾胃之津自生於是灌注於五臟之間轉輸於兩足之內火下溫而不上發頭面無紅熱之侵何至脛趾之乏力哉或曰火盛易消以至善饑似宜用消導之劑以損脾胃之氣乃不損其有餘而反增益其不足恐未可爲訓也不知脾胃之土俱不可傷傷土而火愈旺矣補陰則陽伏消食則傷陰補陰可也寧必用消導之藥哉

此症用玄母菊英湯亦效

玄參二兩甘菊花一兩知母三錢熟地二兩水煎服

一大怒之後兩脇脹滿胸間兩旁時常作痛遂至飯食不思口渴

索飲久則兩腿痠痛後則遍身亦痛或痛在兩臂之間或痛在十指之際痛來時可臥而不可行足脰筋麻不可行動人以爲痰火之作祟也誰知是肝經之痿症乎夫肝經之痿陽明之火助之也當其大怒時損傷肝氣則肝木必燥木中之火無以自存必來尅脾胃之土脾陰不受而胃獨受之胃初自強不服其尅兩相戰尅而胸脇所以作痛後則胃土不敵肝木之旺乃畏之而不敢鬪亦歸附於肝久之而飲食少用則不化津液以生腎水腎無水以養肝而肝氣無非火氣胃亦出其火以增肝火之焰肝火之性動遂往來於經絡之內而作痛倘更加色慾則精泄之後無水制火自然足軟筋麻呻吟於臥榻之上而不可行動也治法必須平肝而併瀉陽明之火惟是陽明久爲肝木之尅則陽明之經必虛若再加瀉火胃氣烏能不傷必須瀉陽

明之火仍不損陽明之氣爲得也方用伐木湯炒梔子三錢白芍一兩當歸五錢甘菊花五錢女貞子五錢地骨皮三錢丹皮三錢青黛三錢金釵石斛三錢水煎服連服四劑而諸痛除再服四劑日思飲食再服十劑全愈此方瀉肝火以平肝氣然而陽明胃火未嘗不同治之胃氣不傷而胃火自息飲食進而津液生腎水足而骨髓裕不須止痛而痛自失毋煩治痿而痿自起矣

此症用二石

湯亦佳

白芍一兩熟地三兩金釵石斛
牛膝各五錢石膏三錢水煎服

一素常貪色加之行役勞瘁傷骨動火復又行房鼓勇大戰遂至兩足痿弱立則腿顫行則膝痛臥床不起然頗能健飯易消人以爲食消之症也誰知是腎火之盛引動胃火以成腎痿乎蓋

胃爲腎之關胃之開闔腎司之也腎火直冲於胃而胃之關門曷敢阻之且同羣助勢以聽腎火之上炎矣况腎火乃龍雷之火也胃中之火其性亦喜炎上二火相因而起銷鑠腎水有立盡之勢幸腎火盛而胃火尚未大旺故但助腎以消食不至發汗以亡陽且飲食易消猶有水穀以養其陰雖不能充滿於骨中亦可以少滋於腎內故但成痿而不至於死亡也治法急宜大補腎水以制陽光方用起痿降火湯熟地三兩山茱萸一兩薏仁五錢金釵石斛五錢牛膝五錢水煎服四劑腿顫足痛之病去十劑可以步履飲食不至易饑二十劑全愈此方大補腎陰全不去瀉胃中之火譬如城內糧足則土馬飽騰安敢有鼓噪之聲而興攘奪爭取之患乎

此症用充髓

湯亦妙

熟地三兩、玄參二兩、金銀石斛牛膝各五錢、女貞子五錢、水煎服。

一煩躁口渴、面紅耳熱、時索飲食、飲後仍渴、食後仍饑、兩足乏力、不能起立、吐痰甚多、人以爲陽明之實火也、誰知是陽明之虛火乎、夫陽明屬陽火、亦宜實、何以虛名之、不知胃火初起爲實、而久旺爲虛、當胃火之初起也、口必大渴、身必大汗、甚則發狂、登高而呼、棄衣而走、其勢甚急、所謂燎原之火也、非實而何、至於旺極必衰、時起時滅、口渴不甚、汗出不多、雖譫語而無罵詈之聲、雖煩悶而無躁擾之動、得水而渴除、得食而饑止、此乃零星之餘火也、非虛而何、實火不瀉、必至熬乾腎水、有亡陽之變、虛火不清、則銷燬骨髓、有亡陰之禍、陰既亡矣、安得不成痿乎、故治痿之法、必須清胃火、而加之生津生液之味、自然陰長而陽消也、方用散餘湯、生地一兩、玄參一兩、茯苓三錢、竹葉一百

片、麥冬一兩、人參三錢、麥芽一錢、天花粉二錢、神麴一錢、水煎服、二劑陽明之餘火息、再服二劑、煩躁饑渴之病除、更用十劑、痿症全愈、此方散胃火之餘氛、不去損胃土之生氣、胃氣一生、而津液自潤、自能灌注腎經、分養骨髓矣、倘用大寒之藥、直瀉其胃火、則胃土勢不能支、必致生意索然、元氣之復、反需歲月矣、譬如大亂之後、巨魁大盜已罄掠城中所有而去、所存者不過餘黨、未散耳、用一文臣招撫之、有餘、若仍用大兵搜索勦除、則雞犬不留、玉石俱焚、惟空城獨存、招徠生聚、有數十年而不可復者矣、何若勦撫兼施之爲得哉。

此症用潤胃

湯亦效

人參五錢、麥冬二兩、天花粉三錢、玄參一兩、丹參一兩、甘草一錢、山楂二十粒、神麴二錢、水煎服。

人有好酒、久坐腰痛、漸次痛及右腹、又及右腳、又延及右手、不能

行動已而齒痛、人以爲賊風之侵體也、誰知是痿症乎、或謂痿不宜痛、今腹脚手齒俱痛、恐非痿也、嗟乎、諸痿皆起於肺熱、人善飲則肺必熱矣、經曰、治痿必取陽明、陽明者胃也、胃主四肢、豈獨脚耶、夫痿雖熱病、而熱中有濕、不可不察、痿病兼濕重者、必筋緩而軟、痿病兼熱多者、必筋急而痛、是痿症未嘗無痛也、苟不祛濕以清火、而反助濕以動熱、則痿症不能痊、轉增添其痛矣、治法專治陽明、以生胃氣、佐之瀉火利濕之品、則諸痛自消、方用釋痛湯、人參三錢、黃芪三錢、白朮五錢、茯苓三錢、生地五錢、麥冬五錢、當歸三錢、玄參一兩、甘草三分、水煎服、連服四劑而病除、此方皆入陽明之藥也、入陽明以平胃氣、卽入陽明以平胃火、宜痿症之頓起矣、况茯苓白朮善能去濕、復是生胃之品、是治濕又治陽明也、藥投病之所喜、安得而不速愈哉、

此症用解醒

飲亦佳

乾葛白朮人參石膏各三錢、麥冬三兩、茯苓五錢、半夏一錢、水煎服、

人有肥胖好飲素性畏熱、一旦得病、自汗如雨、四肢俱痿、且復惡寒、小便短赤、大便或溏或結、飲食亦減、人以爲感中風邪也、誰知是痿病之已成乎、夫痿有五、皆起於肺熱、好飲之人、未有不熱傷肺者也、肺之母爲胃、欲救熱傷之肺、必須速救胃土、經曰、治痿獨取陽明、正言其救胃也、胃土不足而肺金受傷、則金失所養、而不能下生腎水、水乾則火盛、而肺金益傷矣、况胃主四肢、肺主皮毛、今病四肢不舉、非胃土之衰乎、自汗如雨、非肺金之匱乎、明是子母兩病、不急救胃、何能生肺、以生腎水哉、方用滋潤湯、玄參一兩、麥冬一兩、茯苓三錢、芡實五錢、人參三錢、甘菊花三錢、女貞子三錢、生地二錢、天門冬三錢、黃芩一錢、天花

粉一錢、水煎服。十劑胃氣生，二十劑肺熱解，三十劑痿廢起，四十劑全愈。此方獨取陽明以補胃土，兼清肺經之熱也。不必去補腎，而腎水自潤矣。李東垣立有清燥湯，亦可治痿，不若此方之更神耳。

此症用柞木化
醞湯亦效

玄參、麥冬各二兩，柞木枝三錢，甘草五分，人參一兩，
天冬三錢，黃芩、貝母各二錢，水煎服。

消渴門

一消渴之病，有氣喘痰嗽，面紅虛浮，口舌腐爛，咽喉腫痛，得水則解，每日飲水約得一斗，人以爲上消之病也。誰知是肺消之症乎？夫肺屬金，金宜清肅，何火熾如此？蓋心火刑之也。肺爲心火所刑，則肺金乾燥，又因腎水之虛，欲下顧腎，肺氣旣燥，肺中津液自顧不遑，安得餘津以下潤夫腎乎？肺旣無內水以潤，腎乃索外水以濟之。然救其本宮之火炎，而終不能益腎中之真水，腎又不受外水，而與膀胱爲表裏，卽將外水傳於膀胱，故飲水而卽溲也。治法似宜瀉心中之火，以救肺金之熱矣。然而肺因火熱發渴，日飲外水，則水停心下者有之；水日侵心，則心火留於肺，而不歸心中，已成虛寒之窟，是寒涼之藥反爲心之所惡。且寒涼之藥不能上存，勢必下趨於脾胃。夫肺火之盛而不解

者正苦於脾胃之虛土不能生金之故苟再用寒涼必至損傷脾胃之氣肺金何以養哉必須仍治肺金少加補土之味則土旺而肺氣自生清肅之令行而口渴自止方用清上止消丹麥冬二兩天冬一兩人參三錢生地五錢茯苓五錢金銀花一兩水煎服十劑渴盡減二十劑全愈此方重治肺而輕治胃與脾治肺而不損金清火而不傷土土生金而金生水又何疑乎惟方中加入金銀花者火刑金而多飲凉水則寒熱相擊熱雖暫解於片刻而毒必留積於平時用清金之藥以解其熱不能解其毒也與其日後毒發而用散毒之品何若乘解熱之時即兼解其毒先杜其患哉况金銀花不特解毒且善滋陰一味而兩用之也

此症用二冬苓車湯亦效
麥冬三兩天冬一兩茯苓五錢車前子三錢水煎服

一消渴之病大渴恣飲一飲數十碗始覺胃中少快否則胸中嘈襍如虫上鑽易於饑餓得食渴減不食渴尤甚人以爲中消之病也誰知是胃消之病乎胃消之病大約成於膏粱之人者居多燔熬烹炙之物肥甘醇厚之味過於貪饕釀成內熱津液乾涸不得不求濟於外水水入胃中不能游溢精氣上輸於肺而肺又因胃火之熾不能通調水道於是合內外之水建瓶而下飲一溲二不但外水難化且平日素醞水精竭絕而盡輸於下較暴注暴泄爲尤甚此竭澤之火不盡不止也使腎水未虧尙可制火無如膏粱之人腎水未有不素乏者也保火之不燥乾足矣安望腎水之救援乎內水既不可制勢必求外水之相濟而外水又不可以濟也於是思食以濟之食入胃中止可解火於須臾終不能生水於旦夕不得不仍求水以救渴矣治法宜

少瀉其胃中之火，而大補其腎中之水，腎水生而胃火息，腎有水而關門不開，胃火何從而沸騰哉？方用閉關止渴湯，石膏五錢，玄參二兩，麥冬二兩，熟地二兩，青蒿五錢，水煎服。二劑而渴減，四劑而食減，十劑消渴盡除，二十劑全愈。此方少用石膏、青蒿，以止胃火，多用玄參、熟地，以填腎水，重用麥門冬，以益肺氣。未嘗閉胃之關門也，然而胃火之開，由於腎水之開，腎水之開，由於腎火之動也，而腎火之動，又由於腎水之乏也。今補其腎水，則水旺而腎火無飛動之機，火靜而腎水無沸騰之患，腎水既安守於腎宅，而胃火何能獨開於胃關哉？此不開之閉，真神於閉也。

此症用止消

湯亦效

石膏人參茯苓神各五錢，玄參一兩，生地二兩，知母麥芽穀芽神連各三錢，水煎服。

一消渴之症，小便甚多，飲一斗，溲一斗，口吐清痰，投之水中，立時散開，化為清水，面熱唇紅，口舌不峭，人以為下消之病也。誰知是腎水泛上作消乎？夫腎水泛上，水升於咽喉，口舌之間，宜乎不渴，何以渴之甚也？蓋下寒之極，逼其火於上焦，故作渴耳。此火乃腎中之火，即龍雷之火也，一發而不可制，宜引而不宜逐，可於水中引之論。此等消渴，仲景張夫子腎氣丸最妙，世傳腎氣丸，乃張夫子定之，以治漢帝之消渴者也。然而腎氣丸止可治消渴已痊之症，不能治消渴初起之症也。當年漢帝乍患下消之時，張夫子實別有神方，未傳於世，今獨傳於鐸，鐸何敢隱秘，而不出以救萬世乎？方用引龍湯，玄參三兩，肉桂三錢，山茱萸四錢，北五味一錢，麥冬一兩，水煎服。一劑渴減半，三劑全愈。龍火浮遊，乾燥之極，非玄參三兩，斷不能止其焰，非肉桂三錢。

必不能導其歸、山茱萸北五味、非用之以益精、實取之以止渴、益之麥冬者、以龍火久居於上游、未免損肺、得麥冬以生其氣、則肺金生水、火得水而易歸也、或謂多用玄參、是欲止焰矣、既恐少用不足以止之、何多用肉桂、以增焰乎、蓋用肉桂者、正引火歸源也、引火而少用肉桂、又何不可不知、玄參善消浮遊之火、但其性太涼、非多用肉桂、則不足以制其寒、制其寒、則寒變爲溫、而又非大熱、正龍雷之所喜也、蓋龍雷之性、惡大寒而又惡大熱、大寒則愈激其怒、而火上炎、大熱則愈助其橫、而火上熾、今用肉桂三錢、入於玄參三兩之中、則寒居其九、熱居其一、調和於水火之中、又有山茱萸五味麥冬之助、正不見其熱、惟見其溫也、龍雷喜溫、所以隨之、直歸於腎臟、火歸於腎、命門不寒、蒸動腎水、下溫而上熱自除、此方較腎氣丸治下消之症、效更

神速、鐸不惜傳方、又闡揚其義、以見鐸之論症、非無本之學也、

此症用丹桂止

氣湯亦效

熟地三兩、肉桂二錢、茯苓、皮各一兩、麥冬二兩、水煎服

一消渴之症、口乾舌燥、吐痰如蠟涎、白沫氣喘、不能臥、但不甚大渴、渴時必須飲水、然既飲之後、即化爲白沫、人亦以爲下消之病也、誰知是腎火上沸之消症乎、夫腎中有火、乃水中之火也、火生水中、亦火藏於水內、火無水不養、亦無水不藏、明是水之制火也、然而水之不足、必至火之有餘、而火反勝水、火欺水之不能相制、於是越出於腎宮、上騰於咽喉、口齒之間、火與水原不能離者也、火既上升、水必隨之、而上升矣、水即不欲上升、釜底火燃、安得不騰沸哉、惟是水涸、以致沸騰、而烈火日炊、自成焦釜、不以外水濟之得乎、然焦釜而沃之以水、仍沸騰而上、故

吐如蟬之涎沫耳治法不必瀉火而純補其水使陰精之寒自足以制陽光之熱也方用寧沸湯麥冬三兩山茱萸三兩茯苓一兩水煎服一劑渴少止再劑渴又止飲半月全愈此方用山茱萸三兩以大補腎水盡人知之更加入麥冬三兩者豈滋肺以生腎乎不知久渴之後日吐白沫則熬乾肺液使但補腎水而下降而肺中乾燥無津能保肺之不告急乎肺癰火雖得水而下降而肺中乾燥無津能保肺之不告急乎肺癰肺痿之成未必不始於此故補其腎而隨滋其肺不特子母相生且防禍患於未形者也加入茯苓者因飲水過多膀胱之間必有積水今驟用麥冬山茱萸至六兩之多不分消之於下則必因補而留滯得茯苓利水之藥以疏通之則補陰而無膩隔之憂水下趨而火不上沸水火既濟消渴自除矣

此症用解沫散亦神

熟地二兩麥冬二兩山茱萸丹皮

各一兩車前子五錢水煎服

人有素健飲啖忽得消渴疾日飲水數斗食倍而溺數服消渴藥益甚人以爲虫消也誰知是脾氣之虛熱乎夫消渴之症皆脾壞而腎敗脾壞則土不勝水腎敗則水難敵火二者相合而病成倘脾又不壞腎又不敗宜無消渴之症矣不宜消渴而消渴者必脾有熱乘之得之飲啖酒果而致之者也夫酒能生熱熱甚則饑非飽餐則不能解其饑然多食則愈動其火矣火盛非水不能相濟飲水既多不得不多溺也此似消渴而非消渴之症治法平脾中之虛熱佐之解酒消果之味則火毒散而消渴之病自除方用蜜香散木蜜三錢麝香三分酒爲丸更用黃連一錢茯苓三錢陳皮五分神麴一錢人參三錢煎湯送丸藥日用三丸丸盡而愈此丸用麝香者取麝能散酒也且麝香最尅

瓜果、瓜果聞麝香之氣，卽不結子，非明驗耶？木蜜乃枳枸也，釀酒之房，苟留木蜜，酒化爲水，故合用二味，以專消酒果之毒也。酒果之毒既消，用參苓連曲之類，以平脾中之虛熱，則腹中清涼，何消渴之有哉？

此症用消飲

散亦佳

人參、天花粉、茯苓各三錢，枳殼、厚朴各一錢，
山查二十粒，麥冬二兩，甘草一錢，水煎服。

